

桐荫茶话

林中半日

■耿艳菊

屋里闷热，粘粘的，像刚吃了甜食，满手满嘴的黏腻。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站在窗前望出去，朦朦胧胧，旧梦一样。

本没打算出去，休息天又逢下雨，适合在家美美地闲着。然而屋里太闷，临时起意，换上上衣，下雨也要出去透透气。到楼下才发现没带雨伞，想返回去拿，他和孩子都不让。

不撑雨伞也有不撑雨伞的好处，人一辈子难得有几回任性率真的时光。故意不撑伞，走在蒙蒙细雨里，那还是年轻时的事情了。一个人漫步在烟雨蒙蒙的校园里，现在想来，那时的每一步都像踏在青春的诗句上。可惜，那样轻快自在的心情，早已被现实生活的潮水吞没。

到公园时，细细的雨丝也渐渐成了她温柔的惆怅。我们找到常去的那片林子，在白蜡树下搭吊床。孩子调皮，猛不丁地摇晃树干，哗地一下，像突然下了一场急

雨。嘻嘻哈哈，和孩子笑闹成一团，心情豁然间就轻快了。

雨后的林子行人稀少，我们的笑声在树林里回响，还有不急不躁的鸟鸣和虫鸣。植物的叶子，雨管植物本身高大粗壮还是细小柔弱，都绿得浓稠，翡翠一样鲜亮，更显得林子幽静空旷。林深新雨，清新的气息令人神清气爽。

我在白蜡树下坐了一会儿，随后在林间小道上漫步。雨后空气清新，小道两旁到处是蓝色鸢尾花和金黄色的小菊花，有的花瓣上还有晶莹的水珠，平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现在却是分外清新亮丽。弯下腰与花儿们对视，心境竟像置身在深深山林一样空灵宁静。

有趣的是雨后蝴蝶特别多，米白色的，也不怕人，跟在身边，低低地轻盈地翩跹。怎么突然来了那么多蝴蝶？是不是蝴蝶也和人一样喜欢雨后的清新爽朗？那么，下雨时蝴蝶去哪里了呢？我喜欢一个女孩的形象：

“雨后，蝴蝶就会重新出来，在阳光下飞。它们是那么高兴，那么鲜艳。我想，它们一定是藏在一个秘密的家里。它们的家一定美丽而香甜，不像雀巢儿似的，一下雨就飞到人们冒着炊烟的屋檐下避雨。一定是这样的。”

还有蜗牛，它们在小道上慢慢地移动着，不慌不忙，那种泰然自若真让人敬佩，值得我这个总是慌张的人学习。

刹那间，我想起昨天刚看到的一句话：“山间多清贞气，久染其中，看万物都开阔清爽。”久居城市，为日常生活所牵，我不常去山中，但我却有相同的感触。只要有空闲，或者心情烦闷的时候，我都喜欢去周围的公园转转看看，感受自然草木的清贞气息，拜访一下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自然界的生灵。的确，草木默然不语，那些蝴蝶蜗牛也默然不语，却带给人清明和智慧，和它们待一会儿，是忙碌生活里一件幸福的事情。

诗词春秋

缙云鸟鸣

■李北兰

缙云的鸟鸣
在翻越千年的夜雨里
旋转到相思岩上会唱歌的红豆
一粒粒、一串串
把黛湖里的晨光参差碰响

于是，囤积一夜的诗情画意
哗啦啦开闸，从舍身岩上
如云水般直下三千尺
使小城睁开的眼睛里
溢满从传说里穿越而来的清明

不用抬眼捕捉
那些“最相思”的此物——
张榜的朝霞早贴满万年狮子峰
未有归期的李商隐已归
将巴山夜雨留存在写满相思的帘上

于是，一座梧桐覆盖的小城
始终弥漫着红豆的韵事
纵然晨风把你吹到海角天涯
只需端出梦里滴沥的乡思
就能打开盛满滴沥的西窗



《彩云之城》

刘德良 / 摄

沧海观澜

一街烟火气

■尚庆海

闲思笔录

看云

■张绍琴

一个人走路，走着走着，我喜欢抬头看云。

多云的天气，阳光温暖，不热不燥，微风正好，行走在浅淡的时光里。看云，云是白色的，轻盈的，有温和的日光穿透。

片片白云卷舒自如，漫天飘逸，是一角纱巾，是一袭嫁衣，是天空随意卷出的棉花糖，是诸葛亮亮的鹅毛扇。成堆的白云是祖母晒出的棉被，是远航的舰队，是海市蜃楼……

云与云之间常常会有一个蓝。蓝色清新淡雅，白色纯洁干净。蓝色仿佛是为了点缀白云而存在，使白云显得更加柔和，而又充满活力。白云变幻，一缕一缕变轻，变薄，

蓝于是成了海洋，濯洗丝丝白云。似乎也在濯洗我的眼眸，濯洗我身上的尘埃。心随白云悠然起，无边缥缈情自开。看着看着，心情跟着铺开，晾晒，挥发去湿漉漉的情绪，过滤掉烦躁，脚步也变得轻盈。

电线杆直立，伸入云端，一根根电线像天空的五弦琴，云在笔直的电线上，弹奏着平和愉悦的曲调。有时会看到栖息在电线上的麻雀，稀稀落落，或密密麻麻，那是白云弹奏时飘在空中的音符，或高亢激昂，或低音婉转。有两三只鸟掠过，穿入云层，很远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看着它们，好像给我的心上也插上了翅膀，振翅而去，向着

白云深处。

行走在路上，天空不一定全是悠然的白云。何况夏日的天，如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风轻云淡，眨眼间天空暗下来，白云变成黑的了。

“黑云翻墨未遮山”时，仰首而望，乌云滚滚，像泼翻的墨水一样扩散开来。此时的乌云又像一把巨大的扇子，一秒屏蔽阳光，伸向天空的树枝轻轻摇曳，似乎搅拌着打翻的墨，让它扩散得更快些。很快“黑云压城”，乌云秒变为黑色的巨石，仿佛要将整座城市碾为齑粉。又如如顶巨大的锅盖，将世间万物罩在它下面，不得动弹。像其他行人一样，我不得不由加快了脚步。

有时云是铅色的，将整个城市变得灰扑扑的。它不像白云那样洁白轻盈，让我生出梦的羽翼；不像乌云那样排山倒海，让我看到自己的渺小。铅色的云好像眼前的日常，不太明朗，也不昏暗，但仍有前行的动力，一个日子推动着另一个日子。前行，看云。

看云变幻心自远，浮生若梦在云间。

绵延起伏的山峰和生机盎然的田园景色，让我心旷神怡。眼前这片坐落在缙云山麓，飘散着橘花芳香，如诗如画之地，就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柑橘专业研究机构，使我怀念和自豪。

与柑研所割不断的浓厚情感，对过去岁月的强烈怀念，催促着我到曾经工作的地方去看看。在歇马吃过午饭后，我乘坐公交车，沿着乡村公路返回所里。原来的办公大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修建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如今已面貌焕然一新。于2009年在原址修建起了六层楼高近6000平方米的综合实验楼。新楼前，改造后的庭院层次分明，更加美观。沿石梯拾级而上，在两侧的树木花丛中，竖立着吴耕民、章文才、林孔湘、曾勉等我国柑橘科研和教育领域老前辈的塑像。

上完台阶，我进入大楼参观建所62年成果展览，进一步了解我在柑研所研究各领域取得的成绩。我边走边情不自禁地用笔记在小本子上：获各项研究成果183项（其中国家级奖励成果11项，省部级奖励成果52项）以及专利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8项，出版著作120余部，发表论文1800余篇，通过审（认）定品种17个……

走出大楼，我迫不及待地回到离开20年却又那么熟悉的实验室。里面早已今非昔比，实验室装修一新，大量先进的科学仪器、实验设备使我满心欢喜，好生羡慕。曾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向我介绍了当前柑橘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进展，让我知晓了不少新知识。实验室内，忙于试验的年轻科研人员，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

一天的经历，让我回味无穷。我打算待到橙黄橘绿时，再回来看看硕果累累的景象，品味丰收的喜悦。

陪城记忆

重回故地

■张进仁

2003年退休后，我住在北碚老城区，出行、购物、看病都很方便，已经习惯了喧嚣的城市生活，不过偶尔也会想起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以下简称柑研所）奋斗的37个春秋，想起我倾注了毕生精力和感情，我称为“甜蜜的事业”的柑橘科研工作。

今年4月中旬，我决定回柑研所看看、走走。我从歇马街道光明村出发，经过吊桶湾、青冈林、彭家院、小桥、原奶牛场、晏阳初纪念馆、试验场场部、返溪院和白鹤林，又回到歇马，整整花了半天时间。

在果园里，我漫步在纵横交错、弯弯曲曲的水泥路上，和煦的阳光洒在身上，十分惬意。朵朵白色的橘花挤满枝头，一群群蜜蜂嗡嗡地寻觅着花朵的芬芳，一对对鸟儿在林间嬉戏，一阵阵酸郁芬芳的橘花香扑鼻而来，令人陶醉。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科研干部和行政干部每周总有一天会雷打不动地和试验场工人一道在果园里劳动，也经常处于这样的情境，为什么不今天这样感受强烈呢？也许，失去了的时候才觉得更加珍贵，在职期间的酸甜苦辣又一幕幕涌上心头。光阴荏苒，我思绪万千，不能自己，像初来的游客，尽情饱览这醉人的景色。

散步到青冈林堰塘边时，我情不自禁地拾级而上，到达返溪山顶，瞻仰我国老一辈著名园艺学家、柑研所创办人曾勉教授纪念碑后，索性就坐在高高的台阶上，带着橘花香的春风拂面而来，温馨的感觉占据我的心扉。对面山林报春鸟的鸣叫声，像催眠曲一样，使我真想在此睡上一觉，做个美梦。不！我还要欣赏几十年来虽无数次逗留，却无暇好好欣赏过的美景。

举目远眺，四周景致尽收眼底，环绕着返溪河和磨滩河的土地上，碧绿的柑橘树层层叠叠，蔚为壮观。我记得很清楚，这里有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柑橘种质资源最多的国家果树种质重庆柑橘圃以及柑橘选育种材料圃等等。远处的一大片柑橘苗郁郁葱葱，长势良好，一簇簇、一垄垄排列整齐。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几束玻璃反射的光线，告诉我那是国家柑橘苗木脱毒中心、国家果树种质重庆柑橘圃和国家品种改良中心所使用的智能温室。在这片绿色海洋的周边，错落有序地分布着生物楼、综合实验楼、国家柑橘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等楼房。我努力寻找我住过的宿舍楼，一幢幢楼房掩映在茂盛的树林中，成为十分幽静的住所，使我不禁感叹似水流年，不尽沧桑。

临下山前，我禁不住再次环顾四周，远处隐隐约约